

诗抒胸臆

初春有寄

■冯如

映墙梅老挂余英，乍暖白兰仙蕾呈。常绿由晴被颓气，故园因友逆莺声。传看分外清居乐，分袂依然别绪轻。即唤东风随万里，吹樱扬絮不同城。

生活故事

卫改书

■陈茂生文

准备搬新家了，住房略有增大，商谈装潢时便拽拽地说：“要有个书房。”那个年轻的设计师挠挠头说：“想想办法。”最后区区二室二厅二卫便少了一个卫，用装修行话就是“卫改书”，可见如此安排非我独家。偶遇不甚熟悉的还能“装装野人”，故作矜持，“不大不大，三室二厅，有空来坐坐。”

因是“卫改书”，所以只有巴掌大的空间。倚墙是一排书橱，对面放块隔板当书桌，电脑打印机等一套家伙便可安身。最可气的是被人“割据”了一边墙做衣柜，但又能奈何？斗室之中放盘文竹都嫌挤，自然没有文房四宝、古玩字画的点缀；毕竟书的比重还是大，移门一拉还是“我最大”，搬把椅子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：“正在书房看书呢！”

只是剩下的那一“卫”负荷倍增。平时问题不大，节假日寒暑假儿子全家过来小住几日，大人尚可统筹兼顾，但孙女一嚷嚷就有点手忙脚乱了。听得儿子正色道：“读书是有代价的，憋一下算啥？”有时正自娱自乐地看书码字，头顶上突然传来淅淅沥沥流水声，就会有片刻走神，也算是“课间休息”。

一晃十五年过去，或买或送或讨再加上藏报之癖，书房越来越乱、书橱越来越挤；不免担心，想起当年装修师傅拍胸脯的那句话“那隔板，睡个人上去都没事”，才稍心安。

有时也觉得蛮有意思，当初搬入新居时一本正经首批入驻的那些大部头、装帧漂亮的书，多半依然是原来模样高高“屹立”少有翻动，就像一堵“背景墙”。

而常用的几本书，尽管薄薄几册，纸张有点黄，边角有些残，置于书桌举手可得，几乎每天都会翻几下，抄抄写写打发时光。一如以前用惯的钢笔、当下熟悉的键盘。若放本新书在桌上，不能随意划条杠杠折个角，反而碍手碍脚地不方便。想到曾经看到的一句话：“有的书可以忽略、有的书囫圇吞下，有的书要反复咀嚼。”

不无道理。随年龄增长，记忆“内存”显得越发有限。要说翻书后过目不忘，像印刷一般印刻在大脑里的肯定是“超人”；能记住若干个点、几句话并随口说道、应用得当的是高人。无论怎样，书是须臾不可分的朋友，生活无书不可想象，有个书房更幸福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世相百态

搬床

■王智琦文

春节期间，我去第六人民医院看望一个病人。从家里骑车到中山北路陆家宅公交站，再坐公交909路去六院，这样更方便又快捷些。公交站点在内环高架下的上街沿，没有公交实时到站的电子显示屏，只有孤零零的一根站牌，显得很简陋，我差点就错过了它。

等车的乘客很少，我用手机查了一下高德地图实时公交，因为是春节，909路公交车要十多分钟后才能到站。感觉有些无聊，不免东张西望起来，这才注意到身边有位约莫70多岁的老头，左手扶着一张木板床。那是一张老式的单人木板床，中间镶嵌着长木条，无法折叠和弯曲，就这么直挺挺地竖着。我好奇地问他去哪里，老头说是去安亭。我恍惚看见北安线公交车似乎刚刚开走，老头点头说对的，他刚想搬着木板床上车，但驾驶员摇手拒绝不让上，只好再等。

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确实，这张两米长、一米多宽的木板床，想要随人一起上公交车，着实也难。老头却很执拗：“刚才我从宝山区乘车过来，不也搬到这儿来了？”我仔细端详着老头，人不高却很壮实，一双眼睛细长而有神，嘴有点瘪下去，看上去笑眯眯的。我有些没话找话地问：“你家搬到安亭去啦？”老头说：“是啊，睡惯了木板床，舍不得扔，扔掉

算垃圾还要倒贴清运费，买一张新的倒要干把块。”我顺势拎起木板床，很沉很重，老头从宝山区到这儿，相当的不易。

我刚想问这么重的木板床，不会让儿女小辈们帮忙搬嘛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，怕唐突，赶紧再查实时公交，北安线公交还没发车呢。我请老头稍安勿躁，耐心地等。

老头看我玩手机，有些羡慕：“手机这种东西我女儿随便弄，我搞不懂。”我知道像他这年龄的老年人，弄个健康码都蛮费力。老头很乐观地打着哈哈：“今天我身边只带了坐到安亭的车钱，即使想回去也没有退路了，总有好心司机愿意让我上车的，只好耐心等喽。”我以为他没有退休金，他却有些吃惊：“没有退休金怎么吃饭？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喽。”

我帮不上老头什么忙，909路公交车却来了，老头瘪着嘴笑眯眯地跟我点头告别。上车后，我看见老头紧盯着身子左侧车来的方向，偌大的木板床紧贴着他，不离不弃。我的脑袋里便始终晃悠着老头和那张木板床的剪影，很担心他最终能否安然坐上北安线。等我到市六医院看完病人再折返回来，只见对面的车站空无一人，老头和他的木板床不见了。我悬着的心放下了，老头今晚可以安适地在安亭的房间里睡个好觉。

早春的傍晚，日已昏冥，风还透着薄凉，一阵阵地吹着。我也是年过六旬的老年人，对这位搬床老人感同身受，心里涌起了一股酸楚，还有一股世上毕竟好人多的欣慰和释然。

时令小语

寻找鹅黄

■冯诗齐文

古诗文中常见“鹅黄”一词，用来形容柳芽尚未绽开时的颜色，但鹅黄究竟怎么样？黄到什么程度？似乎从未留心过，等到感觉春天的暖意时，柳叶早已成形，颜色也已转青。

去年武汉封城即将解禁时，我写一诗感慨，其首句云“不觉鹅黄已泛青”，表达的是实情——不知不觉间，柳叶早已变绿。所以，所谓“鹅黄”究竟如何，总也不得其解。

那天逛黄兴公园，特意去寻找“鹅黄”。在走马塘边的几株柳树，大约背阴照不见阳光，加上光线不佳，即便凑近看，柳芽既不黄又不青，远望垂丝，也并无颜色，令人丧气。公园的湖边倒是有三两株高柳，可是游人却被栅栏远远挡在界外。想来是园方为安全起见，所采取的强制措施。好在，即便离得远，手机镜头对着树冠，还是能见到几分颜色——真的是一团略显迷茫的浅黄色呢！

从网上得知，“鹅黄”一词，其实有多个义项。从词义本身看，只是表示浅黄、淡黄颜色而已。因为刚出壳的小鸡、小鸭，浑身毛茸茸的，就是这种似有若无的黄，所以得名“鹅黄”。不光是雏鸡雏鸭，我怀疑，凡幼小稚嫩者，似都脱不开一“黄”字形容。懵懵懂懂的小孩人称“黄口小儿”，小女孩更被叫作“黄毛丫头”。小孩头发黄，医学上说，是因胎毛刚脱，新发生长迅速所致。不过无论如何，那种嫩嫩的浅黄，总让人与幼小稚嫩发生联想。

观察细致的先人，在与大自然的长年厮守中，获得了精确描述的高明手段。把将爆未爆的柳芽，用“鹅黄”一词来形容，真是神来之笔。也许是约定俗成，也许是广泛



共识，也许是言拙词尽……反正你要是稍稍翻检一下古人浩如烟海的诗词，就会发现，以“鹅黄”作为春柳的代称，真是连篇累牍，目不暇接。比如北宋王安石的《半山即事·南浦》诗，就有“含风鸭绿嫩粼粼，弄日鹅黄袅袅垂”之句。其“袅袅垂”的，不是垂柳又是什么？

也有把“鹅黄”一词指代柳芽的，如南唐诗人成彦雄的“鹅黄剪出小花钿”句。

更多的则把“鹅黄”作为春柳的专用词。比如“柳拂鹅黄”，比如“陌上鹅黄初染柳”，以及“月上鹅黄柳”、“月儿初上鹅黄柳”。

总之，“鹅黄”已然成为了一个专用词，提到“鹅黄”，就意味着一年之计春的降临。有一首宋诗这样写道：

日出烟消春昼迟，柳条无力万丝垂。

韶光新染鹅黄色，偏爱东风款款吹。

这不正是大地回暖、春光艳丽的景象么？

几日没有见面，河边的柳条想来已经由黄泛青、吐芽长叶了吧？不管怎样，春天是确实来了。而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总令人振奋，因为新的一年又开始了，新的希望就在前面。



红头长尾山雀(世纪公园) ■许超霖

意犹未尽

种棉花

■赵韩德文

我是个图省事的人——喜欢绿色观赏植物，养的是最简单的方法：水培。家里的大叶绿植，尽是绿萝、龟背竹、滴水观音之族，生机勃勃，看着舒服，又不费力，可谓“风过处，香生院宇；雨收时，翠润琴书”。

年轻时，我拼命似的种过棉花。那时在农场。1968年11月，我们班十几个人，都是刚离家的初中生，到了长江口的大岛上。

那年春天，第一次种棉花，开浅浅的槽，均匀地撒棉籽，撒化肥，轻轻盖土，然后浇些水，都是轻手轻脚，小心伺候，视作宝贝。

棉苗幼弱幼弱地出土了，细细的茎发红，我们走路都怕踩到。

但是分布不匀，有些地方是空白的，得补苗。我们提着取苗器，下棋似的一穴一穴补齐，再浇水。这些活儿都得小心翼翼的，非常累人，而且我们每个班的棉花田有上百亩，那活儿几乎无穷无尽。终于，棉苗都长得硬朗了，有半尺多高，太阳下，一大片无边的绿。活儿更多了，要一遍又一遍给它们松土，防泥土板结，防田土水分蒸发，兼除野草。于是锄头成了我的伙伴。

锄柄被手掌磨得极光滑，竹节处只剩下隐隐的起伏，留着对早已逝去的清风夕露的回忆。深黄浅棕色的竹柄上，我艰难地伸伸手指，双手紧紧措住锄头，仿佛按住一头勃怒的小兽。我满头大汗，把它摁进黄土，不重不轻地朝后拖，泛白的盐碱土松碎成一片片散开的龟甲。天知道这把锄有多锋利。轻而薄，像银片一样发出白光。它从泥土里穿过，不沾

一星土沫。因了我的气力天天在与盐碱土摩擦，它才这样利如剑锋吧。我用心伺候它：清锈、擦洗、磨快、抹净、上油，悬挂。这银锄的形状，像倒置的阿拉伯数字7。那年我十九岁。

天热了，趁傍晚给棉花浇水。它们饮水可厉害啦，我们哼哧哼哧挑来的水，一趟浇不了多少棵。我们在地头河渠飞转，挑着水桶像走马灯。肩膀疼得要命。

棉花进入了盛期。只要舍得下肥，隔天就能化成浓郁的枝叶。望不到边的棉田，简直像一片小森林。人进去，只露出头。领导们暗暗高兴，下令，要刻不容缓地追肥，把每一株棉花喂够，誓夺亩产皮棉三百斤。我们立刻打起小红旗出发，周围十里地内的野坟公厕，被掏得干干净净。我们甚至一直远远赶到场部大楼。晚上场广播台，播发了这个新闻。我们的劲头更高了。棉花黑郁郁的，越长越高，尤其是我们班的样板田，密不透风。

连队的植保员跨躇再三，斗胆向领导提出，说危险了，棉花是在“疯长”，光长枝叶不结铃子，今年的收成可能泡汤。她还特地翻出油印的《棉花栽培讲义》，上面的一行行提示简直雷声隆隆。连长一下子清醒过来，严禁任何施肥，谁敢再往棉花地施肥，一律以别有用心论处。当夜召开全连大会，立刻整枝疏叶，抑制疯长。

但此时，我们班大田里粗壮的棉枝早互相勾肩搭背，组成一道道厚厚的、照不进阳光的绿色枝杈之墙，棉枝是拗也拗不下……

岁月如梭。水栽植物绿意满室时，我总想起当年种的棉花。